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石慧不動聲色，平靜地道：「姓金的，算你聽風捕影的功夫練得高明，下一次我要用更複雜一點的手法來對付你才行！」

金蒲孤的臉上湧起一片怒色道：「石廣琪死得還像個英雄，呂子奇也是關外一代名家，你這種行為不怕替兩個老的丟人嗎？」

石慧神色一變道：「姓金的，我急於回去替父親料理喪事，沒有精神跟你講廢話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一定是以為我多發了一枚錢鏢來偷襲你……」

金蒲孤訝然道：「難道你沒有嗎？」

石慧冷笑一聲道：「我馬上就下山去替我父親設置靈堂開孝，你不妨在這山上仔細地找一找，假如你能找出四枚錢鏢，我就在父親的靈前再割下腦袋來，否則你就得把駕我那些話作個明白的交代！」

說完她搶過邵院著手木盒，頭也不回地回山下去了！

邵院春呆了片刻，也隨在她的身後走了，元妙真人卻彎腰在地上將兩枚落下的古錢拾了起來，一起交在蒲金蒲孤手中道：「金大俠！這兒一共是三枚了，還有一枚是擦著你的耳邊落向後面去的，貧道陪伴大俠一齊去找一下……」

金蒲孤呆了一來才道：「道長可是不相信在下，怕我找一枚假的來湊數？」

元妙真人搖頭道：「大俠誤會了，貧道此舉完全是為大俠著想，長白老人呂子奇的獨門錢鏢偽造不易，貧道是怕萬一找到了第四枚，可以作個人證！」

金蒲孤一怔道：「既是這錢鏢無法偽造，何必又要麻煩道長呢？」

元妙真人一歎道：「錢鏢是無法偽造的，可是長白老人行道江湖數十年，難保沒有失落的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說來說去道長還是不信任在下！」

無妙真人連連搖頭道：「大俠千萬不可存此成見，貧道用心絕無偏袒，大俠就是真的能到那枚錢鏢，若無貧道作證，恐亦無法取得別人相信……」

金蒲孤怔然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元妙真人一歎道：「大俠在六天以前的作為太過分了！」

金蒲孤怒聲道：「我是為父母沉冤昭雪，何得謂之過份……」

元妙真人搖手道：「貧道不是指此而言，大俠為父母雪恨，所行自無不當之處，可是大俠在壽筵上表現的態度，似乎太凌辱了一點，江湖朋友對大俠剪除十六兇人義舉，原表十分崇敬，可是見到大俠那天的舉止後，多少總不免有所反感……」

金蒲孤劍眉一挑，正想開口，卻被元妙真人阻住了，緊接著語頭道：「行俠江湖，立身行事固然重要，謙沖恬淡尤為可貴，大俠青春正當，來日就不可限量，希望能接受貧道一點忠告，明珠藏椟，寶刀劍鋒，並不會損及它們的價值……」

金蒲孤怔然片刻，才動容道：「謝謝道長嘉言，在下當永銘於心，至於那枚錢鏢的事也不必找了……」

元妙真人連忙道：「不！不！應該去找一下，世上之事，眼見猶未免全真，何可輕信判斷……」

不由分說，拖著他向前走去。

見性大師一直不作表示，見他們走出很遠了，才低首合什，輕念了兩聲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

然後他才緩步向山下走去！

金蒲孤被元妙真人拖著，一路低頭察看，仔細地尋找那枚金錢的蹤跡，金蒲孤卻不耐煩地道：「道長這是白費氣力，那石慧的確祇發了三枚錢鏢，那最後襲我的一枚，正是先前被我避過的一枚……」

元妙真人抬起頭來道：「大俠怎敢如此確定？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才微笑道：「我是個學射的人，當然懂得這種手法，這叫回風歸穴，不過她能利用我的彈力，將那枚錢鏢撞出去又兜回來，這份功夫的確不易，我用牙齒咬住的那枚錢鏢邊緣上尚有撞擊的痕跡……」

元妙真人將手微伸胸前長髯道：「貧道早知道了！」

金蒲孤一怔。(十四)

局長和金田一相助聞言。不由地都從椅子上站了起來。

「這麼說，在游佐先生被殺之前，姬野東作就已經遇害了！」

第十一章 蝙蝠風波

金田一耕動看著眼前的神尾秀子，突然感到有些陌生。他仔細思索了許久，好不容易才明白了其中緣由，不禁覺得好笑。

神尾秀子現在手中沒有拿著棒針和毛線，就是這個原因才讓人感到很不習慣。她自己大概也有這種感覺吧！祇見她一面搓揉著手中的手絹，一面盯著放在桌上的紅毛線。

那團毛線正是勒死姬野東作的兇器，法醫驗屍完畢之後，已作為重要的物證，目前正由搜查部保管。

「嗯……」

局長於咳一聲後，清清嗓子說：「我們想瞭解一下關於毛線的事。」

「我知道……」

神尾秀子搓揉著手絹，急切地說道：「都是我不好，當我聽說游佐先生遇害的時候，本想說出來，可是不清楚這是不是和游佐先生有關，所以……」

「那麼你現在已經非常確定這件事的確和游佐先生有關嗎？」

局長趁機催促神尾秀子繼續說下去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可以說說關於姬野東作這個人，以及那團毛線的事嗎？」

局長稍微向前傾身詢問。

「老實說，姬野東作的名字我是剛才知道的，不過當我聽說那人所穿的服裝時，就猜到是那個人了，而且我也知道那個場所，以及那團紅色毛線的事……」

神尾秀子嚇得渾身發抖，連說話也有些語無倫次。局長看著她問道：

「你知道這團毛線是在哪兒找到的嗎？」

「知道，剛才女服務生告訴過我。老實說，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，實在非常吃驚，因為這麼一來，那件事的確和游佐先生有關了。」

「能不能麻煩你詳細說明一下這件事的過程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神尾秀子稍微調整了一下坐姿，正面看著局長。

「昨天早上，大廳曾經發生一件不愉快的事，這件事金田一先生也知道，那就是游佐先生和駒井先生為了智子小姐發生爭吵，後來還打得頭破血流。智子因此嚇壞了，我十分擔心，便和九十九先生商量。」

「你們也知道，九十九先生出身月琴島，又和智子小姐的母親是舊識，所以我一有事就想找他商量……」

看到金田一耕助點頭認同，神尾秀子於是繼續說下去。

「九十九先生也非常擔心，便給我安眠藥，讓智子小姐能比較容易地入睡……」

「啊！請等一等！」

金田一耕助連忙打斷神尾秀子的敘述。(六十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我繼續：「可能是隱形人，可能是遙遠控制，可能駕駛者的體型十分小，可能車子經過改裝，可以由車廂中控制駕駛……還有許多可能，施警官的經歷，證明有人……有力量在控制著那輛車子。」

各人對我的這個結論，都沒有異議，於是施組長繼續說下去。

施組長見對方加快了速度，心中又是驚駭，又是惱怒，他並不知道車廂中有人，祇是知道，客貨車以這樣的高速行駛，十分危險。

他也再加快速度追上去，一面不斷和黃堂聯絡，把情形告訴他，希望他加快趕來。

施組長的車子，在十分驚險的情形下，追上了客貨車，那時，客貨車祇怕無法再提高速度了，明知沒有人在駕駛，在快追上的時候，施組長還是狂響車號。幸好在一長段的追逐之中，公路上別無他車，不然非出意外不可。客貨車自然沒有減慢速度的意思，施組長追得很艱難，簡直是一公分一分公地逼近對方。終於，他自客貨車的側邊，超越了客貨車。

正由於那時兩輛車子都高速行駛，所以，施組長在客貨車旁邊，和客貨車一起前駛，足有三分鐘之久，在這段時間之中，他有充分的機會，可以看到客貨車駕駛室中之情形。

施組長說得肯定之中：「沒有人。在駕駛位置上，絕沒有人。」

他在這樣說的時候，猶有餘悸，聲音也變了，面色了白，拿起酒瓶來大口喝酒。可知當時在看清這種情形時，他感到了震撼。

一輛車子，看不到司機，卻在公路疾駛，論恐怖程度，自然比不上忽然有一隊宇宙飛船載來了許多奇形怪狀的外星人。但是更多的情形下，簡單的怪異，會比聲勢浩大的怪異更令人悚然——看到一隻斷手在地上爬行，就比看到整個殭屍，更具恐怖感。施組長雖然震駭，但是也發揮了他優秀警務人員應有的鎮定，他硬是超越了客貨車，而且又趕在前面三十公尺左右，這才陡然全車子打橫停下，他則自車門的另一邊，滾翻了出去。

這一連串動作，說來聽來都簡單，但若沒有極好的身手，根本做不到，而且，這也是當時阻截這輛客貨車的唯一辦法。

所以，當他並不渲染地說到這一部分時，所有人都大不約而同，一起鼓掌，表示欣賞，他顯得十分高興。

施組長身子兀自在公路上翻滾間，一下隆隆巨響，已經傳過來，施組長祇見自己的車子，被撞得也在公路上翻滾，竟像是一頭翻滾而來追噬他的怪物，嚇得他連滾帶爬地逃遁。

他的身子，足足翻了七八個筋斗才停下來，在這期間，施組長無法看到客貨車的情形，祇是又聽到好幾聲巨響，等到他躍起身來去看時，公路上已經沒有了客貨車的蹤影，而在路下的山崖上，還有乒乓巨響傳來上，顯而易見，客貨車滾下山崖去了。(三十三)



非凡莊主

可兒

余香怡走到床邊，看著酒醉不醒的余仲豪，沒好氣地抱怨：

「哥到底喝了多少酒啊，竟然醉成這樣？大家為了他都忙死了，他卻睡得這般香甜，真是不公平，等會哥醒後，我一定要好好說他一頓！」

余香怡生性驕縱，十成十的千金大小姐脾氣，父母過世後，哥哥余仲豪就是她唯一的親人。可是她對長幼倫理的觀念淡薄，凡是她看不過去的事她都要插手，有時連她的哥哥都管不了她，所以余府裡權力最大的不是男主人余仲豪，反倒是這位年齡最小的余香怡。

「香怡，表哥為了布樓的事已經夠心煩了，你就別再指責他。我想表哥也不是故意要喝醉，他一定是想不出解決辦法才會喝酒，不能怪罪表哥。」靚兒為余仲豪說話。

「好好一個布樓被哥弄成這樣，要心煩的該是我們才對。你看這麼大的一個余府，傭僕走的走、賣的賣，剩下不到二十個，後花園草長了沒人去整理，荷花池好勝也找不到人清潔，就連我的貼身丫環琳琳都要派到廚房幫忙，身邊要個伺候的人都沒有，這全因為大哥的過失，我真不明白大哥到底在做什麼？」余香怡大發牢騷，她的煩惱可是比大哥還多。

「香怡，這祇是暫時性的，你就忍耐點，表哥一定會重振布樓的生意，我們的生活會再好起來的。」靚兒好聲

好氣對余香怡說，不希望余香怡對她的哥哥有誤解。

「哥能有辦法嗎？若真有法子還需要到酒樓買醉？我看布樓一定是不行了，哥才會這麼失意。」余香怡翻個白眼，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

靚兒聽到余香怡這樣說，更著急地為表哥解釋：「香怡，表哥是你的親哥哥呢，你若不相信他，還有誰會相信他呢？你對表哥要有信心，表哥這麼努力也是為了我們，我相信表哥一定可以度過難關的。」

余香怡看了靚兒一眼，取笑她：「說到哥你就特別的緊張，靚兒，你很難愛我哥吧？」

靚兒粉頰燒紅了，羞怯地別開臉。

「香怡，你……你怎麼這樣問？」

余香怡看著本就麗色照人的靚兒，在羞怯之下更帶著女孩家特有的嬌態，柔媚的讓人轉不開眼，她是女子都被靚兒這般吸引，更何況是男人。幾乎所有男子在初次見到靚兒時都會驚艷的看直了眼，久久無法移開視線，連她的未婚夫潘慕平第一次看到靚兒也是如此，讓余香怡氣悶在心。雖然明白靚兒和哥哥有了婚約，將來一定是她的大嫂，但余香怡還是會忍不住敵視靚兒；沒辦法，誰叫她真是美的過火了！

「靚兒，你從十歲住在我們家起，哥就一直無微不至照顧你，而你眼裡也祇有哥一個人，爹娘在世時又為你和哥哥定了婚約，你們成親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，若不是因為爹娘同時出意外過世，家裡要守喪三年，你和哥早就夫婦了，這就叫好事多磨吧。」余香怡暗笑了，幸好靚兒和哥哥有了婚約，否則不知道還會惹來多少男人的覬覦目光，搞不好連她的未婚夫也會對靚兒有遐思。(四)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說畢，白公方將白小姐詩展開來看。寫著：老女歎春風紫陌花如許，看花陌上多游女；花開花謝自年年，有女看花忽無語。看花無語有所思，思最傷心人不知；記得畫眉如新月，曾經壓鬢笑花枝。前年恨殺秋風早，今春便覺腰圍小；可憐如血石榴裙，不及桃花顏色好。歲月無情祇自嗔，幾回臨鏡憶當初；鄰家少婦不解事，猶自妝成吟向子。白公看了道：「渾合不露，深得盛唐風體。當與男女並驅中原，不知鹿死誰手。」因叫媽素送與盧小姐看。盧小姐細細看了，因稱讚道：「姐姐佳作，體氣高妙，絕無煙火。小妹方之，滿紙斧鑿矣。」因暗想道：「白小姐才華如此，怪不得蘇郎癡想。」祇因這兩首詩，你敬我愛，又添上許多親熱。不知二小姐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花姨月姊兩談心

詩曰：

漫言二女不同居，祇是千秋慧不如；記得英皇共生死，未聞蠻素異親疏。汝躬不閱情原薄，我見猶憐意豈虛；何事醋酸醜內妒，大都愚不識關雎。卻說白公自見盧小姐作詩之後，心下甚是歡喜道：「我到處搜求，要尋一個才子卻不能夠。不期家門之中又生出這等一個才女來，正好與紅玉伴作伴。祇是一個女婿尚難選，如今要選兩個，越發難了。莫若乘此春光往武林一遊，人文聚處，或者姻緣有在，亦未可知。」遂與盧夫人及紅玉、夢梨二小姐將心事一一說了，便吩咐家人打點舟車行李，就要起程。紅玉小姐再三叮囑道：「家中雖有姑姑看管，爹爹暮年在外，無人侍奉，亦須早歸。」白公許諾。

卻說白小姐見盧小姐顏色如花，才情似雪，十分愛慕。盧小姐見白小姐詩思不群，儀容絕世，百般敬重。每日不是你尋我問奇，就是我尋你分韻。花前清畫，燈下良宵，如影隨形，不能相捨。說來的無不投機，論來的自然中意。一日，白小姐新妝初罷，穿一件淡淡春衫，叫媽素拿了一面大鏡子，又自拿一面，走到簾下迎著那射進來的光亮，左右照著。不料盧小姐悄悄走來看見，微笑道：「閣中韻事，姐姐奈何都要佔盡？今日之景，又一美題也。」(一一四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我們聯絡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, 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, 廣告效應無遠弗屆, 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, 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: slcj.us

電話: 314-991-3747 傳真: 314-991-2554 e-mail: slcj@slcjmail.com